



心的门

人的心，有一扇门，
里面，住着心爱的人。
心的门，有时会打开，
把里面住着的人赶出去，
永远空着。
或者，换一个人住进来。

HEART OF
BRIGHTNESS

白晶
BAIJING
WORKS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心的门

人的心，有一扇门，
里面，住着心爱的人。

心的门，有时会打开，

把里面住着的人赶出去，

永远空着。

或者，换一个人住进来。

HEART OF
BRIGHTNESS

白晶
著

BAIJING
WORKS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的门 / 白晶著. --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2

ISBN 978-7-5133-0462-7

I. ①心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1601号

心的门

白晶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姚姚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68千字

版 次: 2012年2月第一版 201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62-7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引子

一切都是由郑钧的《门》引起的。

“也许本来就不该让我进来，你应该把我拒绝在大门外；最好不要怪我把你伤害，你应该知道我没有未来……”浓酌后去KTV唱歌，相熟十年的挚友所唱的《门》，激情而又颓靡地把我们的情绪门蓦然踢开。

是夜，嘶哑了嗓门儿的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家，却失眠了。无数关于门的意象在脑海中旋转，敞开，关闭，再敞开……沉积在意识中的五味杂陈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猛力翻搅。

人较其他动物复杂，是我们哭着从母体门中一朝艰难爬出，便无朝不用发达的感知神经厘清着自己与周遭。有形的无形的门，一扇又一扇；有形的无形的门槛，一道又一道。我们从中进进出出，直到走累了，气息衰微得再也踏不进那一个，眼皮一拉合起自己的命门。

遑论曾发生过什么，曾看到过什么，曾经历过什么，再形形色色也不过只是一道道人性之门，关在里面的也不过是在这一大命题下演绎着的芸芸众生。对人生脉络走向的叙述和对细节描写处理时的差别，写就了各有千秋的人与人。星体若相撞便是毁灭性的，而人与人之间的交错，有的会致命，大多却也都相安无事。

挚友说：“人生不过就是三件事：被欺，欺人，自欺。再标榜自己如何如何的人，谁又敢说他在暗地里没把这三事往绝处做过？而且，还一直不为人知地继续做着！”她刚失去婚姻，两次自杀未遂，说这些话肯定不是无来由的。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悲凉和绝望，却又反驳不来。不知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众多虚伪性和欺骗性，还是这道人性门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亦或被当今的物欲社会扭曲成这个样子的。

不过我还是想，即使自己无法对抗身外的一切，起码在自己的门内，尽力做到对走到心坎上来的人少欺亦或不欺。只有这样，失去一切时，至少还能留住一份爱；有爱，就不怕没有未来。

《心的门》就在这一刻以我想象不到的速度成形。在对女主人公人生轨迹的追寻中，也是对自我心灵迷雾一层层剥离的过程；在西西弗斯巨石一次次滚动中，也是透过他人载沉载浮的命运寻找自我的过程。纵使一时无法得出结论，而去深入思索这一行为本身，已经跨入了一个新层次。不是吗？

我从杂志社出来，已是晚上六点。如果在平时，此时的天已经黑尽，而现在有了雪的映衬，天空与街市泛起一种梦样的莹白。路灯投射出一方半空中的舞台，雪花你推我搡在光影中炫舞，却也做不了三秒钟停留，便落作了一地白花花的观众。

我的心不由得抽紧了。那件事发生以后，我对雪有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惊悸，一万个“如果”比雪花下得还厚：如果那天不下雪，如果那天肖逸不去谈生意，如果那天我晚让他出一会儿门，如果他……在没有回路的恶性循环中，我像抽去了筋骨似的塌掉了。灵魂的废墟上，一束红玫瑰惊艳无比地盛放，却招招摇摇地像个卖风的女子，鲜红的血从花瓣上一滴滴垂落下来，没完没了。

问题像打了包，提到我面前，尤其肖逸是谈生意去的，为什么副驾驶座上会有一束12朵的红玫瑰？唇枪舌剑的生意场上，难道需要花朵来烘托气氛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凝结在肖逸身上的谜团有增无减。作为他的妻子，我又怎能遏制住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疑虑？

我是真的爱他，真的爱他啊！爱到了有他才有我的地步，爱到了常常是在他的目光中来确定自己的价值，是在他的温情里来确定自己和这个家存在的价值。可老天为什么竟这样捉弄我，难道是我触怒了众神才遭此天谴的？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

脚下一滑，如果不是近旁有棵树可扶，我肯定摔倒了。这样的景象我幻想过多少次了，走着走着便倒了下去，有辆车正好开过来，所有的我难以承担得起的不堪就那么一笔勾销了。老天就是这么不公，不想死的人说死就死了；可不想再活的人，寻死竟这么难。

去哪儿？我的心神从一团散乱中聚焦到这个最现实的问题上。我实在不想回那个像刑场一样除了痛苦毫无欢颜的家。可是，不回家又能去哪儿？

2

茫然中，街边醉眼迷离得只有女人半张脸的霓虹向我打招呼。只要不回家，只要没有比刀子更锋利的孤独，去哪儿待上一会儿都是无所谓。这么想着，我走了进去。

换上浴园提供的消毒浴衣走向休息大厅，我这才发现若轩半小时前发来的信息：“我已在天津，想去看你！”

两年没见，我还以为这孩子早已像我希望的那样把我忘了。他的再次出现，像沉闷压抑的夜空爆开了一朵烟花，虽然不是多么绚丽，却也把我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内心转移了出去。

我回短信说：“我在洗浴中心。去哪儿你说，我赶过去！”

“路不好走，我去找你吧！今晚我不走了，替我找个住的地儿！”他回信。

黑衣小姐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角，眼睛像蚊子似的直往客人脸上盯；走廊偶尔经过的男人及随行在身边的女人，脸上涂着大大方方的暧昧；放浪的笑声，间或从过道的某个单间房里透出来……我有些犯嘀咕，这种地方不适合单纯的若轩，也不适合正经的想聊天的男女。可另找去处，然后再找宾馆，这大雪天的又真让我犯懒，于是勉强答应了若轩。

休息厅有中型剧场那么大，不高的隔断分隔在床与床之间。隔板上挂着电视屏幕，躺在床上的人既可以戴上耳机看电视，也可以看迎面墙上的电影。幽暗的光线把“休息”二字诠释到了极致，浴客们小声聊天、呼呼大睡、由小姐按摩足底、百无聊赖看电影的什么姿态都有。刚

走进来的人，尽力放大瞳孔也难以看清眼前的一切。

我被服务生领到离门边不远的地方，刚躺下手机便响了。

电话是母亲打来的：“嫣儿，晚上回来吃饭不？”

想到正在赶来的若轩，还不知跟他聊多久，便说：“不去了。子豪乖吗？”

“他又闹着找爸爸了！不过还好，姥爷哄他到外面玩了会儿雪，他把这事忘了！”

子豪这孩子才5岁多。两个月前肖逸出事的那几天，我怕吓着孩子，把他送到肖逸的铁哥们儿欧阳家。接回来时肖逸的后事也处理停当，大人们统一口径告诉他爸爸出远门了。

可这孩子，总闹着找我要爸爸：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“爸爸是不是把子豪忘了？”“我想爸爸……”这些话像录了音似的，反复在我的耳边播放，使我不敢面对他。

而使我更无法面对的，还有十几天前发现的真相。我像罩在肖逸的影子里，任凭我怎样哭喊、质问和穷追不舍，他除了把问题越放越大，什么也不回答我！使我这个弱小的女子，再也扛不住这份精神折磨的遗产了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尸骨未寒，他的家人却一次次向我追讨他留下的物质上的遗产，我为此寒透了心。

门口传来说话声。一个中等个头的青年正跟服务生说什么，同时向我这边指了指。

我刚懒洋洋地站起身，他已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并一把抱住了我。

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，想推开他，他却搂得更紧了，脸埋到我的头发里，除了噓着耳朵的气息，没有一句话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还是头一遭被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搂着，脸像要燃烧起来。虽然我也知道，在这里没人会注意我们，即使有人注意那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，可我还是

无法接受这种亲昵。

一切来得过于突然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若轩才23岁，比我晚生了10年。在他面前我一直以大姐姐的身份出现，不敢有半点儿造次，唯恐哪句话说得欠妥，辜负了他的一腔纯净。

“这里不是聊天的地儿！”我说。

“服务生说这里有单间，咱们去那里吧！”若轩把手臂松开了。

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我才有机会打量若轩。他好像长高了一些，也壮了，脸上多了些许男人的棱角，鼻梁上架了一副以前不曾有过的金丝边眼镜。如果走在街上，我一定不会认出他来。不过，他厚墩墩的嘴唇仍然有些红里泛紫，以前我提醒过他去看一下心脏。他说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有点气滞，好像是写诗写的。

他拉住我的手时，我的脸蓦地一热，在过去的交往中我们彼此这样的小动作也不曾有过。如果此时有人从身边经过，一定以为我们是一对姐弟恋的情侣。虽然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，脸上却没有了小女生的简单。和他手牵手地走，我着实有些难为情。

来到前台，我心跳得有些不稳，倒是若轩大大方方地说要开个房间。也许是服务生见惯了这种场面，并没有在我们脸上多停留片刻，我才没有被推入更加难堪的深渊。

在服务生的引领下，我们穿过装饰得颇具韩式风格的楼道。一对男女迎面走来，男的50多岁的样子，胖得像个相扑，走起路来膀子一摇一晃的，把他身边的女子比得又瘦又小。女的最多不过20岁，披垂的长发掩住抹有厚脂的脸颊，从她身上读不出这个年龄的女孩儿应有的青春气息。

乘电梯到4楼，那对男女从对面的电梯间跟了上来。“相扑”的眼睛肆无忌惮地朝我的脸上和胸上狠狠地“摸”了一把。他一定把我也看

成来这里做生意的女人，是可以供人捏来抓去的。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却也不得不极力压抑着，毕竟自己也出现在这里，别人怎么想是自己左右不了的。

那个女子瞥了我一眼，尾随“相扑”走进客房。我和若轩被服务生领向他们里面的一间。

若轩好像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，眼睛里充满了好奇。我以前和闺蜜朵朵来过几次，对其中的内情深谙一些。了解得越多，对这种地方越没有好感。

3

若轩刚到天津上大学时，总来杂志社送诗稿。

那时，他坐在我身边不是低头不语，便是用那双忧郁的眼睛看着我。我讲一些对青年作者常说的套话时，他不像其他作者那样插话。期间，我偶尔接个电话或被同事叫去说些什么，再回来时却撞见他一直追随我的眼睛。

写字的人，都是敏感的；而有过生活阅历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，更能捕捉和领会转瞬即逝的哪怕是一个飘忽的眼神中的含义。他什么也不说，但他的眼睛还是把心情吐露了出来。

面对如此单纯的他，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心弦上的震颤。他像一面镜子，将我少女时代的青涩照了出来。每当这时，我便硬起心，装作一无所知，用话语和行动在他与我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。我想以这种方式，切断他“少年维特”式的烦恼，使他远离这种不良情绪，而在心里却禁不住想怜惜和保护他。

那时，我刚生下子豪不久。肖逸对我照顾得就像一个管家婆，体贴得又像妈妈，我心无旁骛地沉浸在他用爱酿制的蜜里。

肖逸比我大8岁，才35岁已做到了一家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，而且上升势头不减。欧阳说，你看吧，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做到公司经理的位置。果然，肖逸当上了总揽十几个分公司的经理宝座。欧阳又说了，你瞧好吧，以肖逸的能力，50岁前就能做到副总裁。只是，还未等欧阳的话应验，肖逸就……

与肖逸认识，纯属偶然。

我应邀去参加肖逸单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。肖逸是会议的主办者。他年轻有为的光环和深沉干练的外表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尤其是一些女记者，更是追踪不已。我虽然也欣赏这样的男人，采访稿刊登后便忘了这件事。

不久，却接到肖逸的电话。他说稿子写得不错，影响很大，想当面感谢我。我没有推脱，却感到有些意外。新闻发布会上，签到时我已像其他到会的记者一样拿到了佣金。

在业内，记者收佣金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记者除了单位的工资和稿费外，还有很多灰色收入，甚至有些编辑、记者利用掌握的版面和栏目，私下与被采访方进行利益交换也是常有的事。灰色收入早已成为行业内默许的收入来源，各行各业召开新闻发布会几乎没有不给“车马费”的。有些知名媒体的资深记者，灰色收入每月可达上万元。有些操守差的记者，为有的单位不给好处不去采访或做有偿新闻的事屡见不鲜。可稿子登出后，对方再给一份我很少遇见。

同事小莲曾说过，采访单位的酬劳，找对方要是违规的；对方给，咱们不收却是自贬身价。我一向不喜欢小莲，嫌她鬼花活太多；而向习惯意识挑战，我也不想尝试。

令我吃惊的是，肖逸说：“在那群女记者中，你是比较安静的一个，不容易被看到；一旦注意到你，却发现你气质和她们完全不同。脸上没有被世俗涂炭过的浓艳，没有被欲望剥蚀过的媚俗，我希望还能见

到你。不只是见到，这些年我一直打拼事业，这个年龄了还没有成家，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能走到一起！”

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说道：“呵呵，拍马无非为了骑马，当心有人让你马失前蹄！”

“呵呵，”他笑了，饶有兴趣地望着我说，“不信你看着，只要你不结婚，我就有能力把你撬过来！何况你现在还没有！”

我低呼道：“天呢，你简直像克格勃！”

他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老祖宗告诉过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！”然后，他又一脸郑重地说：“我是认真的！你考虑一下，回头答复我！”

我这才明白他约我见面的真正动因。看来，之前他一定对我进行深入了解。

回到家，我把遇到的事对父母说了。

父亲说：“他现在什么都有了，还处在上升势头。我看挺好。”

我说：“他比我大这么多，我感觉不如同龄的人谈得来。他那么精明干练、风度翩翩的，这个年龄了还不结婚，原因肯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不是也交往过几个男孩子？不也说过，他们只知道夸夸其谈，不是没有行动能力，就是没有打拼事业的经验嘛！未经世事的男人，很容易被这个花花世界所诱惑，走出什么样的未来，给你什么样的生活，都是未知数！肖逸就不然了，未来是可以看到的。而他在人群中挑定你，一定觉得你比周围的女孩子都好。好，是比较出来的。我看，年龄大点儿没有什么不好，懂得疼人，也懂得珍惜。这样的男人不要，也许以后你会后悔的！”

我父母都是国营单位的高级工程师，退休后没待在家里颐养天年，双双被返聘到合资企业做技术顾问。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、改革开

放、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社会重大变革的他们，深知现实社会的残酷，却仍没有忘记用正统甚至传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教育我这独生女儿。但在选择夫婿时的观念却一点不老，使我错愕不已。

父母的态度打消了我先前的顾虑，接受了这门亲事。肖逸母亲却极力反对，说算命先生说，我脸上有妖气，是克夫之相。肖逸不顾家人反对，对这门婚事执意相求。一年后，我在同伴们不明真相的艳羡及不被肖逸一家的祝福中，走入了婚姻。

肖逸对我百般疼爱，使我忽略了他家人的态度。觉得自己撞上了大运，当今社会好像每个男人都在追名逐利，遇上一个要品行有品行、要事业有事业的夫君，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是福就要珍惜，就要倾尽心情反哺他的恩爱！

肖逸离世前，我一直沉浸在这种心情里，除了他，其他像蚊子一样叮来的男人我都没有放在眼里。

若轩就不一样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身心干净得像三江源头初融的雪水，交汇在一起流转于石缝间，还没有被尘俗间急骤的世风熏染。

我越这样看他，就越有责任不让他靠近我这个已婚女人。

4

单间不大，一道玻璃墙把卧室与卫生间隔开，在卫生间里挂有帘子。没有厅，没有沙发，一张大床夸张地占去了房间的大半。

好像是一种暗示，这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是不能没有床。

被单、被子、枕头都是白色的，看上去很干净。至于这张床上曾躺过什么人，白被褥曾裹过什么样的肉体，上面沾过什么污渍，是不能去想的。床头上方的墙上，挂着一幅半裸的东方女人画像，眉目微垂，酥胸袒露，启张的嘴齿间透出肉欲的呼唤。别说男人，就是女人看了也会

筋软骨松。

隔壁已传来女人放浪的呻吟声，不大，却刺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我后悔自己真不该犯懒，让若轩来这种地方。

“要不，咱们换一间带沙发的屋子？”为了摆脱窘境，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！”若轩又抱住了我，厚厚的嘴唇来找我的嘴，使我惊讶不已。

虽然经过了先前他拥抱我的事，他吻我还是出乎了我的想象。他一定经过了女人，不然不会这么大胆。

两年没有联系，刚一见面却这样开场，使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。此时，我想得更多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若轩。不管他是不是经过了女人，在我面前永远是个孩子，怕他以后会为这种行为懊悔，而我多年来在他心中的形象为此会大打折扣。

“若轩，我——”我想推开他。

若轩用吻把我的后半句话吞回去了，好看的充血的厚嘴唇微微向上翘了一下。所有世故都是从人的眼神与嘴角里流露出的，他那里一点儿都没有。

如果说肖逸生前是我唯一的男人，再与若轩发生什么，便是他去世后的两个月中与我有关系的第二个男人了。这和我已是个自由人的想法，没有一点儿关系。

.....

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

我躺在若轩的臂弯里，侧脸望着熟睡的他，好像又踱回了处女夜。虽然没有当年浴血的洗礼，但那种感觉还是像一件柔暖的袍子，将我紧紧地包裹起来。

若轩动了动，手在我身上轻轻地摩挲，刚好搁在细下来的腰际与鼓胀起来的胯骨之间，又睡。

他那张干净得没有一丝纹路的脸，好让我心生爱怜。还有他青年男子的肌体和皮肤，光洁而有弹性，不像上了年岁的男人腠肉复生，人没到肚子先到了。

从他疯狂的索要里，他对我的爱意我都感受到了，心情差强一点都不会有要到顶的决绝。而我像揪住了青春的尾巴似的，在完美的潮汐中，做回了赶海的孩子，每个细胞皆盈盈地张大了嘴巴，在惊奇与狂喜中欢叫。

“怎么还没睡？”若轩睁开眼睛，好看的厚嘴唇微微向上翘了一翘，像在笑。

我们的眼睛对视了。若轩的眼里泛起光芒，像通了电流一样我的身心倏地涌起一股暖流。

他蓦地把身子翻上来，像骑手跨上了骏马，又像突来的大雪覆盖了原野。他充盈的激情，像饱满的风帆一样撑满了我的河谷。他熟稔地游走与驰骋，使我更加确信他已是经历过女人的男人。那种变化只有女人才能给他，或许，他远比我想象的复杂与多元。

“碎了，我的女神！”若轩喃喃自语。

像一盆凉水浇下，我感到透心的冷。他后悔了？他发现我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美好？是质疑青春岁月中错看了我？还是以为我的所作所为有失长者的身份？我一阵心酸，或许真不该有这个夜。人生中留下些遗憾，有时却也是永留了一份美好。这些我都明白，却没有设法把它挽留住。

他把唇凑到我的耳边，舌尖从我的耳垂舔抵进耳心，幽幽地说：“碎了一个神，却还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女人。一个好女人的感觉，要好过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！”

我顿时被他救到了暖里。担心的事，没有发生。不过，我还是说：“你别把我想得过好，否则，你会失望的！”

“不管你是什样子，我都爱你！”他说，“上大学时，一个同学爱着一位女老师，我却爱你。因为那位老师的原因，他想毕业后做教师，后来却当了名小职员；我因为你是编辑、记者的原因，毕业后想当一名报社的记者，结果我如愿了。我比他幸福，因为他甚至没跟那位老师有过一次独处，我却得到了你！”他把壁灯旋得通亮，剥开掩在我身上的毯子。

我双膝不禁向上弓起，除去了他刚戴上的眼镜。

“为什么不让我看清你？”

我愿意他体会的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我的脸，虽然我长得并不难看。当一个人不愿意让人看清自己眉目的时候，就像住进隔壁的那个女孩儿，脸上一定长满林林总总不可告人的内心秘密。

这些，我又怎么能对他说！

5

17岁那年，我有过一次短暂的初恋。

当年由于痴迷于文学，我经常参加文学社的活动。里面有一个比我大3岁的男生，他那个年龄少有的深沉而又锐利的文风吸引了我。交往中，我得知他的父母已经去世，他高中没毕业便辍学了，四处打工维持生活。

我一直是被父母宠爱的孩子，他的经历是我无法想象的，非常同情他。也许是我的清纯与善良，抑或外表安静与内心狂野的强烈反差吸引了他，他开始追求我。而我却把自己对他的同情当成了好感。两个月后，我应邀来到他的宿舍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竟想与我发生关系。

在我所有关于爱情的想象中，还没有涉及肢体以下的这部分，那是一个17岁的少女扛不起的。我断然拒绝了他，同时也拒绝了这段刚刚开始就结束了的爱情，我发誓一定把自己的初夜献给能做我丈夫的那个人。

两年前，我突然接到“初恋”的电话。他说自己拥有一家公司，做得很成功，却一直没有忘了我，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我。还说他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揉皱了的包月饼的包装纸。那是我从家里拿给他的月饼，他把月饼吃了，纸一直没舍得丢。他一看到它，就想起我。他感叹，如今的社会，像当年那种纯纯的爱的感觉很难找到了，并要求见我一面。

这件事，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。虽然我一直不能原谅他当年的冲动，却被他的话打动了，觉得见一面也无妨。

可真见了面，他在一段深情的道白之后，竟要求与我去开房间。我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，留下了一句“你以为我现在是过来人了，就可以轻易解开裤腰带了？”便拂袖而去。

我把这段经历讲给好友朵朵，她说：“我听过一句话，男人如果你没有性关系，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！他这么多年忘不了的，也许就是没有得到过你的肉体！”

这件事也使我意识到，作为男人，如果对一个女人有感觉，即使分开了，只要还有机会与她相见，他一定会预谋发生什么的；心愿不了，就像他欠了自己一份深重的债，不还就会对不起自己。

和肖逸恋爱的一年中，他对我非常尊重，我不愿意的事他从不提及，而我曾愿意做的一件事他也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了。

冬天的一天，我与朵朵聊天忘了与他约会的时间，过了一个小时才想起来。当时天上飘着雪花，我没抱多少希望赶到约会地点，竟发现肖逸还等在那里。他只是摸了摸我的头，说了句：“丫头，见不到你，打不通你的电话，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，急死我了！还好，你来了！”说